楔子

～～寫於2015年11月3日

對一位物理專業上算是“功成名就”，或對名利已經淡泊的人而言，《有幸三生》之出版其實是多餘的。

對人世間之虛假，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的教育未必可信，“等死的遊戲”之嘲弄，人生的準則其實都要自己去思考，自己逐漸去形成。

其實，我所寫的，其實都是死去的人，都是已逝去的“偉人”（用我對“偉人”的標準而言）。

吳（大猷）先生，對臺灣社會並無虧欠，而是這個變遷的社會有負於他；由於吳先生有李政道及楊振寧之光環，拱著他，所以算是兩不相欠。

Henry Primakoff、吳健雄、及Val Telegdi，其實物理界真正的“偉人”（了不起的人物）。

Val Telegdi第一次在老Henry生日慶祝時，便私下告訴後生晚輩的我，“C. S. Wu is a vicious woman”，讓我印象極為深刻。

其實 C. S. Wu 及Val Telegdi 皆是弱作用物理實驗之第一人，在哥倫比亞之吳健雄是以 ^{12}B 及 ^{12}N 之衰變為研究對象，在芝加哥的 Telegdi 則以中子衰變為對象；在解釋上，Primakoff 在吳健雄之實驗剛完不久，便有Elementary — Particle Treatment之建議，把十二個核子看作一個基本粒子，以便將吳健雄的實驗加以定量的解釋。

老 Henry 的建議並沒有錯，只是真正落實，是在我與老 Henry 在1977發表的文章，才真正定案；也是1983柏克萊 Commins之弱作用教科書把這故事，詳細地說明來龍去脈。

所以，我認為Val Telegdi、C. S. Wu、及Henry Primakoff，其實是弱作用物理研究的三位偉人。

他們的功勞，因物理界有早期的標準模型之發展，以致易為人所淡忘。

老 Henry之字體，或英文之書法，其實名氣很大，恐怕歐美物理界可謂人盡皆知。這是我以之為人共享之理由之一。

我這幾年來，由於第三生讓我潛心一志，對標準模型有不錯的突破，對質量起源也有了出乎意料的解釋，對我的第三生，提供最佳的註腳。